

作于何时?
既然知道《古诗十九首》是五言古诗的“诗母”,那谁又是《古诗十九首》的“诗母”呢?与此相关的问题是:它是什么时候“生”出来的呢?

据说,猴子吃了一个香甜的水蜜桃后,马上又伸“手”向人要另一个,它绝不会追问水蜜桃的产地,可人在吃水蜜桃之前,就要去弄清楚它产自何地(特产)?它产自何时(日期)?它产自何树(栽培)?人虽然也属于动物,但是世上最难缠的动物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让人心醉,人们自然会固执地问:它作于何时?又作于何人?为此争吵了一千多年,可能还要一直吵下去,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,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确切答案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产生的年代及其作者,在南朝时就是一本糊涂账。徐陵编《玉台新咏》时将其中九首算在枚乘名下,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则说:“又《古诗》佳丽,或称枚叔,其《孤竹》一篇,则傅毅之词。”锤嵘在《诗品》中却说“旧疑是建安中曹、王所制”。枚乘活跃于西汉早期,傅毅属东汉初期,曹植和王粲又属曹魏。徐陵、刘勰和锤嵘同为梁人,对作者归属和作品年代,三人虽然没有同台吵架,但完全是各说各话,而且他们也是道听途说,“或”“旧疑”云云,显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。后来七嘴八舌就更多了,有的说是张衡,有的说是蔡邕。其实,西晋陆机就不知道这些诗的作者,把自己的仿作称为“拟古”,梁昭明太子编《昭明文选》,在诗题下注得明明白白:“并云古诗,盖不知作者。”

《古诗十九首》诗题纯属偶然,刚好这些诗歌都没有标题,刚好是前代传下来的“古诗”,又刚好收录在《文选》中的只十九首,所以人们就随意把它们称为“古诗十九首”,久而久之这叫法就成了标题。往雅处说,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或柴可夫斯基第七号交响乐,往俗处说,就像农村叫大郎八郎三妹一样,有多少个就叫多少,数字完全是凑巧。

既然“不知作者”,为什么冒出来那么多说法呢?越是人人都没有证据,越是人人都有胆量,反正每种说法都死无

对证,因而每种说法都无对错之分,即使胡说也不会使自己名誉受损,更不会引起任何纠纷,于是,人手一把号,各吹各的调。不过,虽然不能指定它们作于何人,也不能考出它们成于何年,但我们可以根据诗歌内容、风格和情调,大致推断它们产生于哪个历史阶段。也就是说,依据诗里诗外的“蛛丝马迹”,来复原或接近事情的真相。一直觉得自己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,今天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,我正好来小试牛刀——

由于西汉避讳极严,不避君讳属于重罪,东汉则不必避讳西汉皇帝。西汉第二位皇帝刘盈,《古诗十九首》中有“盈盈楼上女”“馨香盈怀袖”,可见,这些诗歌大部分或全部不是西汉的作品。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一首说到“驱车策驾马,游戏宛与洛。洛中何郁郁,冠带自相索。长衢罗夹巷,王侯多第宅。两宫遥相望,双阙百余尺。”西汉建都于长安,洛阳不可能如此壮丽繁华,董卓之乱后“洛阳何寂寞,宫室尽烧焚。垣墙皆顿擗,荆棘上参天”,那时洛阳已没有“双阙百余尺”的巍峨宫殿,显然《古诗十九首》不会写于建安时期,更不会在建安之后。东汉前期班固《史》诗质木僵硬,中期以后五言诗才渐趋成熟,从诗风诗艺的角度看,《古诗十九首》这种“动天地,泣鬼神”的杰作,到东汉后期才可能出现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中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”那对死的恐惧,“昼短苦夜长,何不秉烛游”那对生的依恋,“良无盘石固,虚名复何益”那对功名的舍弃,“千里远结婚,悠悠隔山陂”那对爱情的珍视,“荡子行不归,空床难独守”那对爱欲的肯定,还有“极宴娱心意,戚戚何所迫”那及时行乐,在在都指向了人的自觉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与建安诗歌,二者在时间上先后相接,在价值取向与情感体验上又一脉相承,前者比后者可能早几十年或十几年,绝大多数诗歌作于汉灵帝与汉献帝之间。

它们并非写于一人,也非写于一地,又非写于一时。

《古诗十九首》作于哪个时期,基本可以结案了,读者们对我的推断信服吗?

春困秋乏夏打盹,是人们常说的口头禅。为什么到了秋高气爽的十月,不少人还是出现秋乏现象呢?夏去秋来,气温早晚温差加大,气候变得凉爽宜人,人体出汗也明显减少,机体进入一个周期性的休整阶段,人体体液代谢开始恢复平衡。然而此时人们的身体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感,这就是常说的“秋乏”。

其实这是不同季节人体的自然生理反应。经过一段时间调整,秋乏现象会自然而然消除。但是长时间处在封闭式空调环境下,又不到户外活动,昏昏欲睡现象就难消除。再加上今年台风接二连三在沿海登陆,雨水偏多,湿困欲睡,更易头晕,隐患事故易发。

秋乏见惯,虚湿兼夹。俗话说:一夏无病三分虚,时有闷湿还见秋乏。这个“虚”,包含了脾虚、胃虚和气虚,所以我国一贯有“秋季进补”的习俗,但进补之前最好先

一夏无病三分虚
许良

把脾胃调理好。秋天,气候跨度较大,有秋高气爽的凉秋,也有秋风扫落叶的深秋,存在着湿燥与干燥之别。而饮食对人体有滋养作用,是进补的第

一关。合理安排饮食可保证机体的营养,使人体的五脏功能旺盛、气血充足。假日自驾游外出朋友要注意了,长时间疲劳驾车作业,更易头晕欲睡。

“文革”后期,父母亲因害怕我会像我哥那批老三届那样被送去上山下乡,就强行让我从高中退学,成为了社会闲散成员。在家待着百无聊赖,经亲戚介绍,我得到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。那时小学老师若生个病,休个产假,还需要有代课老师来补缺。这份临时工也没什么要求,能写字、能把话说清楚就行。小学毕业生教小学的事时有发生,而我至少还是个初中毕业生。我几乎没怎么费劲地就找着了一个空缺。我去的第一所学校在温州郊区。

那年我十六岁,1.57米的个子,75斤重,是个极为瘦小单薄的少年人。我的成长发生在十年以后: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,吃了几个月的面粉和粗粮,身才才呼呼地长了起来——那是后话。十六岁的我无知无畏地抱着课本穿过田野走进村庄,找了半天,才发现教室设在一座老寺庙里。上课时间已到,教室里空空荡荡不见一个学生。铃声再次响起,才听见噌噌噌一阵嘈杂,从柱子上滑下来一二十只泥猴子——

原来他们都爬在房梁上。我秒蒙。

泥猴子东倒西歪嘈嘈杂杂地坐下,眼睛滴溜溜地盯着我

八月尾,结伴自驾去浙江丽水山区躲夏,所经之地,不论是高速疾驰还是山道村路慢驶,发现路标指示牌中时不时便有叫“坑”的地方从眼前掠过。问几位同行“根正苗红”的浙江籍好友,浙西南地区地名中何故多“坑”,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,不一而足。从众说纷纭的解答中,我慢慢理出了点头绪。

坑,本义为沟壑、峡谷、溪洞、盆地或地面凹陷的地方,如水坑、土坑、坑道、沙坑、矿坑、满坑满谷等。在现代汉语语境中,

路遥知马力,劳久要休息。平时劳逸结合,户外散步显得非常必要。在医生辩证论治的指导下,秋以养阴润补,得其益,防其害,身心就会健康。

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顺应四时规律,秋收冬藏,辨证调补可助力解秋乏。(作者系上海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)

8月31日下午,我和青岛的摄影师朋友徐老师一起出发,一路向东来到了崂山风景区太清游览区,准备拍摄“太清水月”。当天的天气不是十分理想——这其实也是我拍摄月亮的常态,因此我并没有感到沮丧。

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,月亮并没有如期出现,我知道:这次拍摄又翻车了。不过,令人略感欣慰的是,月亮最终还是从厚厚的云层中挣扎着探出头来,慢慢从红色变成橘色、最后变成黄色,缓缓地随海上升了起来。远远望去,温柔的月光静静地倒映在海面上,金灿灿的,漂亮极了。我立刻掏出相机把这“浮光跃金”的一幕记录了下来,并一口气拍了上百张才作罢。毕竟,来一趟不容易。

当我沿着木栈道走回停车场,把行李放进后备箱,准备和徐老师回去吃烧烤时,抬头间我看到月亮已经升到了较高的位置,并

摄影

庙堂小学里的小老师

张翎

看,没有任何授课经验的我半天才想起应该拿出花名册点名。第一个学生的名字是吴昊,我不认得这个字,脑子一蒙,却知道这会儿若念出错字,就别想在这儿混了。情急之下我跳过了这个名字,继续往下走。走过一巡,最后才问:“有哪个小朋友没报到名字?”一只小爪颤颤举起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?他答道:“吴hao”。就这样,在这个老庙改成的学堂里,泥猴子教会了我一个新字。

刚点完名,只见教室门被哗地推开,走进来一群家长,男女都有。男人扛着农具,女人抱着娃,手里还织着毛活。他们堂而皇之地在最后一排坐下,旁若无人地聊着天,议论着新来的老师:“这娃怕是一天都没晒过日头。”我极其害怕,情急之下翻开书,让学生跟我朗读课文:“冬天,北风卷着大雪,列宁还披着一件旧大衣。这件大衣穿了好些年了,好几处打了补丁,同志们怕列宁冻着,劝他换一件新的……”泥猴子们很兴奋,脖子喊得爆出青筋,那嗓门终于盖过了婆姨们嘤嘤嗡嗡的声

浙江的“坑”

与“坑”字组合的词的词性更多体现的是贬义,我心想叫啥不好,干吗选这个字作为乡村名片呢?

自杭州沿沪昆高速一路向西南,叫坑的地方逐渐多了起来:前坑、石见坑、梨树坑、周坑头、仙坑、东山坑、石庙坑、和坑、高岭坑、双坑口、横坑等地名扑面而来。粗略算算,三百多公里路程,平均每30来公里便有一个坑等着你,而且越往后走,坑名出现频率越高,大有“坑”你没商量的架势。

据说,浙江叫“坑”的地方达1200多个,雄居各省之首。其实,不只浙江,闽赣粤一带叫“坑”的地方也不少,唯浙江最多最盛。大量出现的“坑”名,多限于自然村、行政村和乡镇。自然村名作为地名层级中最末端,多数是原生的。原生

且在松树的掩映中显得很有山水画的意境。当我的视线进一步向下移动时,又看到四个陌生人正在凭栏远眺,黑暗中我也不清楚他们是游客还是路人,但直觉告诉我:这样的画面可遇不可求。于是我立刻把

天涯共此时

申然

器材重新取出,并用最快的速度拍下了这张照片。为了确保拍摄成功,我使用高速连拍模式拍了好多张。拍完后,我用相机回看刚刚拍到的内容,心想:这就是我要的画面,这一趟青岛,我来了值了。

通过聊天,我得知这几位赏月的陌生人,是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,每年他们都会自驾来崂山旅游。这次他们也是开车来的,足足一千多公里,停停走走差不多用了12个小时。我后来把这张照片发给他们,并看到他们用这张照片发了朋友圈。

音,大人没法继续聊天,坐了一会儿,就无趣地走了。

我在那所郊区小学校教了一个学期的语文,若轮到泥猴子们还肯安静,我就稍稍教几个生字。只要他们一开始吵闹,我就领着他们集体朗读课文。很奇怪,他们喜欢这种形式,声嘶力竭的叫喊给他们无以发泄的顽皮天性找到了一个合宜的出口。每堂课下来,教室里没有一副嗓子是完好的,而世上任何喧哗的杂音,都在这样疯狂的朗读声中碾成齑粉。很多年后,当“疯狂英语”成为风靡一时的教学风格时,我忍不住莞尔——我早在那所乡间小学堂里实验过了,尽管那是中文。我知道我肯定是在误人子弟,可我也是被人误的;再说了,这群孩子即使不被我误,也会误在别人手里,所以我也没有多少愧疚。

一个学期教完,临走时校长握住我的手,送我到村口:“小张老师,你行啊,能把这群孩子圈在教室里。你前面有三个代课老师,都比你大多了,叫这群孩子嘴里塞了牛粪,再也不肯回来。”我听了,惊出一身冷汗,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份工作来得这么容易。现在回想起来,依旧心有余悸。却终于懂得一个道理:人给逼急了,有什么不能的呢?

金山银山”乡村振兴科学发展理念引导下,因地制宜,大抓乡村旅游产业开

展,大搞林下经济建设,山因绿而美,“坑”因游而兴,铸就了今日浙江山清水秀新面貌和新内涵。

让我颇为意外的是,浙江几处炙手可热的古村落网红打卡地,竟不约而同都与“坑”字脱不了干

系:湮没在深山里的璞玉——永嘉林坑村,山峦梯田环抱的桃花源——开化高田坑村,徒步行走界的新宠——奉化栖霞坑村,几乎与世隔绝的黄岩布袋坑村和江南第一民族村——新昌外婆坑村,以及我刚去过的松阳西坑古村落等,它们都与“坑”字有着不解之缘。各坑的村民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双手,让这个寓意本不美好的名字,走出坑底,走进中国,走向世界,全方位展现“浙”里坑上的绰约风姿和坑中独有的好风景。

七夕会

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,我喜欢拍月亮和城市建筑同框的画面,却从不拍人。我擅长的是通过精确的计算提前计划好拍摄内容,并通过实地踩点确定最终拍摄机位,最后凭借多次拍摄月亮的经验提高拍摄成功率,拍出效果惊艳的月亮照片。而这次则截然不同,我第一次在月亮作品中出现了人文元素,仿佛照片中的几个人就在我你身边。这张照片在我发布社交媒体后获得了几千次点赞和数百条评论,这让我意识到大家对它的喜爱。也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发,那就是在以后的拍摄中,我会尝试加入更多的人文元素,让我的作品更有人情味。而当我把这张照片送给了画面中的几个陌生人,他们的认可让我感受到了摄影的意义以及摄影师的价值:既让他们感到惊喜与开心,也让我自己感到快乐与满足。

所谓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,我想,没有什么比这次崂山的萍水相逢更合适的注脚了。